

三味书屋

至此，就好

——读刘心武《人生，何以至此》有感

舒靓芳

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，是它的书名——“人生，何以至此”。但真正打开它时，第一感觉让我先翻了“天若有情”这一篇章。

情感，人们常以亲情、爱情、友情来区分，天若有情，想来原本是跨不过这三种情感空间的。这一篇章中的《村路上，告别母亲》一文，记述的是一次简单的回忆，却传递出人世间最浅显的道理。回忆的时候，人们常常感觉“仿佛拍电影似的”，让“平凡化为优美”，“琐屑变成崇高”，从记忆里挖掘的那些兴奋和惊奇，重新品尝时，它们就像时间酿出的酒，醇厚激昂。回顾人生，确实是诗意的审美成就了生活的品格，赤裸的情怀成全了日子的本色。积年累月的回忆赋予了我们这样的情怀，幸运的是，有

文章述说这样的情怀。

说是“天若有情”，讲的却不仅限于冷暖的感情，而是情怀；说是散文，却似一篇篇小说，充满暗喻和种种可能。

全书共分五个篇章，除了“天若有情”外，还有“人生，何以至此”“世界，不仅仅走过”“跟自己约谈”和“草木奇葩的理想国”。我重新翻回到第一篇章“人生，何以至此”。从第一篇《雾锁南岸》，得以窥探作者的“人生”。一个叫“彭娘”的女人，在作者的童年时期给予他滋养与生命的暖流，不是亲生胜似亲生。就像鲁迅笔下的“长妈妈”，她给予孩子溺爱，也给予孩子爱的熏陶。又像《聊斋志异》里的官梦弼，她是作者童年时期的爱和坚强的标记，是一个在困境中带着他坚韧地活着的人。经历了动荡岁月，新中国成立之际，作者离开了南岸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

“彭娘”。

窥得作者的“人生”一角，再往后翻，是论逆境，论命运，论生活……我渐渐明白了作者的笔下为何满是沧桑味道，也理解了他对保持个性的执着和对平凡幸福的高度享受……是因为“何以至此”。

童年，是人生的开始，一个人的一切从此衍生。

在后来的篇目中，我又读到很多，作者经历过战争的离乱，经历过成名后与观念不合之人的隔阂，他走进过别人的内心，也走到世界里反观渺小的自己。理智与情感交织，内心感受与世界视野结合，这不仅赋予了文章美学的价值，更熔铸了经世致用的内核。如果把这些感悟归结到长久以前的记忆中去，那么，烦恼也将化为时间长河里的虚无。人的一生应如何度过？作者通过类似回忆录的写法回答了这个难题：童年回忆的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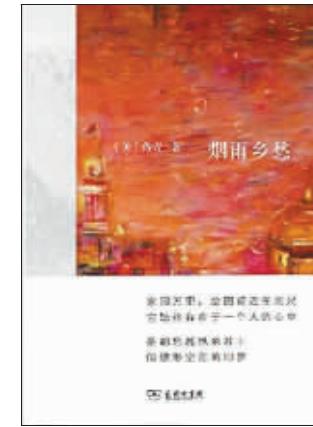
情流露，世情百态的描摹写真，人间冷暖的真实体验，山水草木的深刻哲思，欧美游历的观察思考，作者一一道来。

“我们小小的家庭自有着小小的悲欢、凡庸的歌哭……然而在这茫茫人海、攘攘人世，那一窗灯火下，究竟有着我的家，有着一个可供我周旋于社会后憩息泊靠的小小港湾。”人生至此，除了感念于生命中温暖的瞬间，还要意识到现时的“岁月静好”是如此的难得。我们此刻的悲欢冷暖，对有些人来说，已是难以渴求的幸运了。

人生至此，挺好。

荐书

《烟雨乡愁》



作者	傅铿
出版	商务印书馆
日期	2015年10月

名人生活、处世的评述，有对文学艺术流派的神伤，有漫步世界名城的追思。或睹物思人，或借景抒情，行文中留下了对家国故园深深的怀想。关于乡愁与怀旧，许多学人曾进行广泛探讨，如商务印书馆之前就曾出版过《怀旧——永恒的文化乡愁》。而傅先生在《点点乡愁烟雨中》，开篇界定：“乡愁是空间上的思念回归故园，而怀旧则是时间上的想念重返过去。如果说怀旧是对永远失去的时代或往昔的留恋，那么乡愁则是意识到故园无法返回的惆怅和忧伤。”作者身居大洋彼岸，通过独特的真情书写，将文化乡愁完美集结。

人间思绪无南北！乡愁，是游子的羁旅情思，是难以释怀的心结。正如央视专题纪录片《记住乡愁》所昭示的那样：没有乡愁的土地是苍白的，没有乡愁的国度是缺少根基的，乡愁是无以排解的愧，是风尘不变的情。一个失落了乡愁的人，一定会失魂落魄无可归。

(推荐书友：戴骏华)

书人书事

阅读世界里的“自由王国”

石志藏

喜爱读书，喜欢想象，于是在我的阅读世界里，亦真亦幻地建立了“自由王国”。每当我购买或借阅到一本文学类书籍展开阅读时，根据书中的人物和场景描写，这时，“自由王国”就会在我的脑海里悄然浮现。

我记得自己最早读古代长篇章回小说，是20世纪70年代，当时父亲是农村生产大队的干部。作为“反面教材”，上面发来了一本《水浒全传》。尚读小学的我，还处于喜欢看连环画的阶段，因此，一开始对古代长篇章回小说并不感兴趣，主要是文化程度低，书中有好多字看不懂。到后来，实在无书可看了，才在一个星期日拿起《水浒全传》来读。不读不要紧，一读放不下。虽属囫囵吞枣，但书中的大意却能理解，由此，宋江、晁盖、卢俊义、吴用、林冲以及李逵、鲁智深等一系列水浒人物，走进了我的世界。水浒的场景描写，遍布全书，我的脑海中也相应出现了经过消化吸收后的“自我场景”，也可以叫作阅读世界里的“自由王国”。

比如，水浒英雄聚集的水泊梁山，我将其想象成穿山半岛上一个叫塔山的地方，因山的周边有两座水库环绕。而书中的聚义厅（忠义堂），我会将它“搭建”在山巅。阮氏三兄弟下水摸鱼的情节，我会将它放在塔山脚下的水库里上演。而林冲风雪山神庙的故事场景，我则将它安放在老家中岭上的一个古凉亭里。

由于经历有限，那时候，我的“自由王国”局限性很大，多是反复将书中的场景“安置”在家乡一带，或自己曾经去过的一些地方。小学、中学时代，我曾读过数部“红色经典”，如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青春之歌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，书中的场景设置，多半离不开家乡熟悉的风景。

《三国演义》读了多遍，此书不仅场景多，而且场面大。而我竟将“荆州”，放在老家一个叫燕窠的自然村庄，燕窠的规模可能只是古荆州的数千万分之一，可阅读世界里的“自由王国”就是这么奇怪，以至先入为主，现在读“三国”，乃至看“三国”电视剧，我仍将荆州与燕窠弹丸之地关联。又

如“孔明巧布八阵图”，我将场景设在老家小门一个叫头岗山的地方，因我从小在那里挖笋、捉石蟹，加上头岗山有许多乱石堆，春秋两季多雾，故诸葛亮的八阵图与我脑中的记忆“对号入座”了。读钱钟书的《围城》，我则将方鸿渐回国教书的学堂，放在了瑞岩寺，因为抗战期间，瑞岩寺曾是镇海中学临时的教学场所。

后来年岁渐长，我去四川、河南等地旅游，阅读世界里的“自由王国”开始扩张，“水浒”“三国”中一些原来没法解决的场景，一一得以落实。比如，我把鲁达寄身的寺院，放在了河南少林寺。

“自由王国”里还有好多“蒙太奇”式的场景，其中不仅包含熟悉的，还有虚拟的，甚至是多重叠加的场景。“三国”中吴魏水战，实是一场波澜壮阔、气势恢宏的大战，我将长江搬来，放置在白峰镇小门的燕窠自然村边上，不远处是荆州，“草船借箭”“借东风”“火攻”，就是在那展开的。

读路遥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的脑海里有许多叠加的场景，真实的地方是老家与邻村山防

交界的风水岭一带的土地，虚拟地则是脑海里的“黄土地”，叠加后成为小说的场景。读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张居正》，里面有好多关于寺庙的场景描写，我把老家的宁国寺和去过的多处外地寺院加以叠加，使宁国寺虚化扩大，变成了熊召政笔下的明代寺院。读张欣新作《不在梅边在柳边》，我则把男主人公浦刀出车祸的场景，构建在浙东台州高架桥下的椒江新城边……

“自由王国”里的场景，有一些纯属“子虚乌有”，比如，《水浒全传》中武大郎卖炊饼的街，是我在脑海里虚构的一条古朴的街道。阅读鲁迅作品《铸剑》时，我把眉间尺和黑色人去的那个国王所在的城，完全虚拟化了，城内外如海市蜃楼一般被我“悬”在半空中，且整个场景弥漫着薄薄的烟雾。此城似有似无，始终难以落地。读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，我把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活的场景，放在一个虚拟的大山中。

喜欢让思想信马由缰的阅读，喜欢沉浸在那无边无际的“自由王国”。



作者	林清玄
出版	长江文艺出版社
日期	2016年1月

……”但这也正是其散文独具魅力的表现。

书中的散文围绕“欢喜心”这个主题，用隽永文字和禅意插图，引领读者获得心灵上的震撼。我最喜欢的，莫过于这篇曾被收录进语文课本的《心田上的百合花开》。野百合象征着那些为了梦想和信仰，踏实努力默默耕耘的人——无论有多少质疑和嘲讽，都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，不忘初心，执着坚韧。野百合掷地有声的呐喊，仿佛随着文字刻入读者的心间：“我要开花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；我要开花，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；我要开花，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不管有没有人欣赏，不管你们怎么看我，我都要开花！”

欢喜心是一种“知足常乐”的心态，是一种向上的正能量，是一种能在逆境中奋起的韧性。

(推荐书友：赵鲁璐)

品鉴

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

——读《心曲：一个孤独的甬剧守望者》

朱田文

“甬剧老头”俞志华，又称草根“草花”。草根，好理解，一般指活跃在民间的艺人。“草花”是什么呢？就是甬剧中的丑角，擅长诙谐、幽默的表演手法，以愉悦观众。

前不久，在王升大博物馆偶遇俞志华先生，他送我一本上海作家史鹤莘的新著《心曲：一个孤独的甬剧守望者》。寒冬里，翻阅此书，仿佛听到甬剧铿锵的锣鼓、悠扬的二胡和弦，看到一位老艺术家忙碌的身影，他演主角、写剧本、主持电视栏目，甚至自编自导节目。

《心曲》从俞志华出生、成长，写到学艺、登台、成名、收徒；从几次离开剧团，到退休后在乡村组建业余剧团，可以说，写出了一位老人不平凡的一生。祖籍象山、在鄞州下应长大的俞志华，从小受到老戏迷祖母的影响。13岁考上甬剧团，那时的他还处于变声期，是全团的“小小人”。俞志华上午



学唱《庵堂相会》，下午去“艺人之家”，聆听老艺人柴彬章教授四明南词“西湖十景”。然后，演一些小角色。1958年初，各剧团停演。到年底，剧团搞“精兵简政”，他被安排到文工团。两年之后，又调入甬剧团当学员。“文革”后，俞志华又去了工厂，直到退休。

休返乡后，他组建了业余甬剧团。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，他携新编甬剧《婆媳和》到上海兰心大戏院参加戏院百年庆典，博得了观众的笑声和掌声。

30多年里，俞志华编导了十几台大戏，如《婆媳和》《乡下贵夫哥》《老爹泪》《坐错花轿》《连环案》《团圆以后》《凤飞王升大》等清装戏和现代戏，又在鄞州电视台的“桥头老三”里反串角色主持“俞家婆婆淘老古”栏目，还参与拍摄电影、参演大型音乐剧《鄞地九歌》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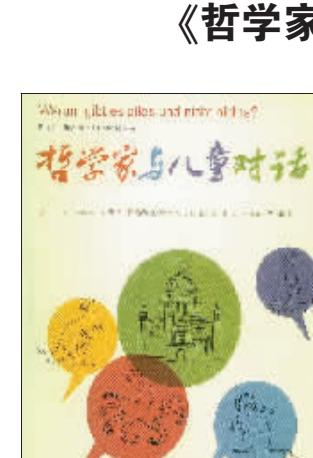
本书在叙述俞志华这个“业余甬剧领军人物”的生平及创作时，自然巧妙地插入了甬剧演变史、甬剧名家生平，甚至还有甬剧的韵辙、中国戏曲的变异等内容，从中可以窥见甬剧波澜曲折的发展史。

《心曲》共六章，分别是：“戏曲：两个生命的对话”“甬剧：想说爱你不容易”“戏迷：不痴不迷不成戏”“韵辙：无韵无辙无为曲”“非遗：甬剧非遗非生意”和“舞台：戏曲有约一生情”。本书既

是记人物，也是说史实，人与史两线并行，人在史中，史中有人。

“看俞志华唱戏，总令人联想起中国书法之美”，作者将戏曲与中国书法作了全方位的比较：“生旦丑的每一阙唱段，俨然一幅书法作品，或委婉绮丽，或高亢亮丽。而净角似碑稳厚顿挫，青衣似晋唐小楷灵动，老旦苍凉，老生沉郁，从中仿佛能读出二王韵味，也读出颠张醉素……尤其旦角的水袖，那简直是中国草书之极致。”这样的比较，这样的观点，新鲜而别致。

“谁说唱戏只是一种谋生，唱戏也是一种精神与生命。”俞志华用一生实践了这句话，这也是本书的点睛之处。这本写甬剧人物的纪实作品，文采飞扬，书中关于戏曲的对联、别赋、诗词，以及江南民俗、乡间俚语等，让全书充满文学味，读来兴致盎然。“一个艺人的生平就是一段缠绵的曲，一幕跌宕的戏，令闻者屏气凝神，令观者荡气回肠——俞志华的心曲，就是如此地令人感慨”，作者史鹤莘在前言中如是说。



作者	里夏德·达维德·普雷希特
出版	三联书店
日期	2013年11月

各种问题从儿子口中不经意间蹦出，父亲幽默而不乏逻辑地引导，使哲学观点通过一次对话，深入浅出地进行交流。在探讨之余，作者还引入了大数据调查和研究试验进行观点论证，其中关于“获取回报会侵蚀我们的品格吗？”“可以杀死蒂塔阿姨吗？”等一系列对人性和道德的思考，也给成年人认识自我、审视孩子教育，留下更多思考的空间。

回看书名，为什么与儿童对话？在作者眼中，孩子们的世界更自然、有趣、纯真。这世界，对于孩子们而言，充满了新鲜和惊奇，而在大人们眼中更多的是那种理所当然的存在。如果真当一切是理所当然，我们的生活会怎样？自然的神奇，在于它的多样性，使一切皆有可能。孩子置身于这个世界，因为好奇与渴望，他们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。作为成人的我们，能做点什么？像这位父亲和儿子一样，亲昵地并肩走着，追求心中的幸福。

《哲学家与儿童对话》是一本写给孩子的哲学普及书，作者里夏德·达维德·普雷希特是德国哲学家、作家，曾任《芝加哥论坛报》的特约编辑。他曾写过三本书给成年人，探讨哲学问题，而本书中，这位哲学家以父亲的身份，通过带儿子游走柏林来展开哲学探讨。

在博物馆认知生命起源，在柏林墙公园探知自由真谛……轻松自然的交流环境，使

(推荐书友：励圆)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